

雪 · 山 · 春 · 秋

杨星火 · 著



查果拉的故事

解放军出版社

查果拉的故事

——《雪山春秋》第四卷

杨 星 火

解 放 军 出 版 社

京新登字 117 号

查果拉的故事

书 名： —— 《雪山春秋》第四卷

著 者：杨星火

出版者：解放军出版社

〔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/邮政编码 100035〕

排版者：北京市泰能照排中心

印刷者：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

发行者：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

经销者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：4.75

字 数：101 千字

版 次：199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1995 年 8 月（北京）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3800

书 号：ISBN 7-5065-2870-3/I·314

定 价：6.00 元

序 言

我讲的查果拉的故事，发生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峰雪岭之中。那里云海茫茫，四季飞雪，山高缺氧，人称为“生命禁区”！就在这从来没有人居住过的“生命禁区”，我们中国的查果拉边防队，不仅在这里居住下来了，生存下来了。而且，一住就住了三十多年，直到今天；而且，被人们称为“四个最”：海拔最高、环境最苦、条件最差、工作最好。他们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授予“高原红色边防队”的荣誉称号！这，不能不称做当代中国、世界屋脊的一个奇迹！

人们不禁要问：在这严重缺氧，天气奇寒，自古无人居住的“生命禁区”，查果拉边防队官兵，是怎样生存下来的？是怎样安家立业的？是怎样创建功迹，获得荣誉称号的？天呵！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呵！这些有血有肉的男儿，是怎样炼成钢铁汉的？

回答这个问题，不仅在于揭开这个“打破生命禁区”之谜；也不仅在于赞颂西藏边防部队艰苦奋斗，保卫边疆的历

史功迹。那种开天辟地，战胜人间奇特困难的开拓创业精神，对我们当今的少年、青年乃至壮年，是太需要了，太珍贵了！人，有了这种精神，还有什么不能战胜？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？繁荣、兴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，能创造出来！新世纪中国的辉煌，能变成现实！有了这种精神，世界也将变得美好……

回答这个问题的责任，我觉得，落在了我的肩上。因为，我曾在西藏高原生活了二十多年；我曾八次上到海拔 5300 米的生命禁区查果拉去采访，去调查研究，去和战士们一起生活、训练、挖战壕、站岗放哨……何况，我还曾荣幸地被查果拉的战友们称为“查果拉的女兵”！

那壮丽神奇的查果拉雪山，那真实动人的查果拉的故事，哽在我的喉里，不吐不快；萦绕在我的梦中，不讲不安。今年，我已经 68 岁了。若再不写出来，说不定将会死不瞑目！真的。

目 录

序 言	(1)
一 向“生命禁区”进军	(1)
二 雪山西湖	(14)
三 查果拉树	(29)
四 指导员的眼睛	(41)
五 五上雪山	(46)
六 “自动化”的战士	(53)
七 查果拉的好门巴	(59)
八 不卷刃的钢刀	(68)
九 雪山牦牛	(74)
十 青春献给查果拉	(82)
十一 他挂上银质奖章	(95)
十二 王政委九上查果拉	(112)
附录一 查果拉诗文	(128)
附录二 春节,有朋自远方来	(133)
附录三 查果拉战友来信(摘录)	(136)

一、向“生命禁区”进军

——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一个夏天，祖国江南正是——荷花盛开，柳丝低垂的季节。西藏高原喜马拉雅山中的查果拉，却冰峰雪岭，风雪茫茫！迎着纷飞的雪花，一杆红旗呼啦啦飞上山来。

红旗下，行进着一支绿色的小分队。走在头里的那位陕西大汉，浓眉大眼，脸膛紫红。他扬起眉毛，望着纷纷大雪惊叹道：“乖乖！六月雪！这六月雪不是京戏里的神话，是千真万确的现实咧！”

气喘吁吁的行军队伍里，爆发出一阵笑声。战士们知道，他们的指导员周文均，就有这样的本领，不论在多艰苦的情况下，他都能拨动战士的心弦，让他们笑逐颜开。

队伍继续行进。山，越来越高；风，越刮越狠；雪，越来越深。周文均揉了揉闷郁的胸部，侧耳听着身后的动静。急促的喘气声，此起彼伏，好似同时拉响了几十个风箱。

“哎，我的腿咋个轻飘飘、软呼呼的，使不上劲咧！”

听这声音，不用回头看，周文均就知道是通讯员胡同德。这个号称“飞毛腿”的小机灵鬼，此刻也“飞”不起来了。

“我的脑壳痛得要爆，就像西游记中孙猴子戴上了紧箍咒咧！”

这是新战士庞方伦细声细气的声音。周文均忍不住笑了。这个小鬼，家住峨眉山下。在家里爱听四川评书，看过

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。说话常引经据典，生动有趣。别看他是个新兵，却很有心计。他是在艰难的行军中，有意说笑话来鼓动情绪呢！

风声，笑声，气喘呼呼的“拉风箱”声，响成一片。它们随着那迎风飞扬的呼啦啦的红旗，向山上呼啸而去。

山，更高了。路更陡了。“风箱”拉得更急更响了。队伍行进的速度，越来越慢了。周文均回头一看，紧挨身后的王成全队长，浑身白雪、眉毛睫毛上都闪着雪花；一张方脸红如关云长；嘴唇乌黑像涂了一层墨！这是“高山多血病”的特征。医生建议让他住医院，暂时不上查果拉山。他摇摇头，默默地跟在指导员身后，带着队伍上山来了。周文均打量着他的队长，疼爱地问：“怎么样？伙计！”

王队长点点头，笑一笑，算是回答。

队伍继续向前行进。

越往上走，队伍里的“风箱”拉得越响，步子挪得越慢。这哪里是在走动，简直是在蠕动！周文均发现，战士们的脸色，一个个都红得发紫，嘴唇也越来越乌黑。他知道，这就叫“高山反应”，而且是在五千米海拔以上的严重的“高山反应！”他忍住剧烈的心跳，正想说点什么鼓动性的话，忽听后面有人惊呼道：“小张晕倒了！医生！快来呀！”

队伍突然停了下来。人们扭过头去，焦急地看着。周文均急了，喊道：“队长，这雪山上队伍不能停下来，你带队继续前进，我和医生留下抢救！”

王队长伸出大手，拍了拍指导员的肩，算是回答。他向队伍挥了挥手，带领队伍跟着红旗，向风雪迷漫的山岗走去。

周指导员跑到后面一看，晕倒在雪地里的是五班战士

张彦州。张志富医生左手扶起他的上身，右手狠狠地摁他鼻孔下的“人中”穴位。这是张医生在紧急情况下救人的绝招。他摁了几摁，张彦州惨白的脸渐渐有点血色了，眼睛也微微睁开了。

“我说你有心脏病，不能上查果拉，你偏要上！”张医生数落着他，仰头对指导员说：“指导员，让卫生员送张彦州下山去吧！”

指导员正要回答，只见张彦州忽地推开医生的臂弯，立了起来，胀红了脸说：“没啥！我好了！我要上山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偏偏倒倒地向前走！

张医生无可奈何地跟了上去，扶着张彦州，拥着张彦州，扑向风雪迷漫处……

周文均揉了揉眼睛，又惊又喜地喃喃自语：“有这样的队长，就有这样的战士！”

说也奇怪，他们三个忽然精神抖擞，很快赶上了队伍。当他们行进在队伍中时，才感到气喘吁吁，心仿佛要从口里跳出来，难受极了。

矮墩墩的炊事班长盘如福，挑着两个大镬锅，气喘喘地问道：“指导员哎，我们的营地在啥子地方哟！”

周文均从挎包里取出地图，仔细看了看周围的地形地物，惊喜地指着前方说：“哈！就在那云雾迷漫的山坡上！还有五十米，就到了我们的查果拉边防队驻地了！”

还有五十米就到了！战士们欢呼起来！环绕的座座冰山，也伴着他们同声欢呼。

谁也没想到，这五十米山坡路这么难走。从队长、指导员到战士，几乎是一步一喘，三步一停。海拔高的地方，越高，走路越困难。哪怕是高十米，仿佛是高了一百米！头痛、

脚软，心跳急促。五十米山路似乎延伸得很长，很长。五十米山坡路平时连队跑步，一阵风似地就卷上去了。此时，小分队艰难地蠕动着，呼哧呼哧地喘着，整整走了，不，应该说是“爬”了五十分钟，才达到了他们朝思暮想的宝贝“驻地”。

“原地休息”队长的声音刚落，人们放下被包，一个个瘫软地倒在被包上，再也动弹不得！

指导员皱起眉头，环视着他的驻地。遍地是雪和风化的沙石。看不见一根青草，更没有树。嗨！这就叫海拔五千三！这就叫雪线以上！莫怪战士们倒成一片，说真的，他也不想躺下去再也不起来！可是，肩上的重任，压着他，又支撑着他。他不能倒下去，他严肃而焦急的目光，碰到了王队长痛苦而又倔强的目光。他俩同时向红旗走去从战士手里接过红旗，艰难地而又坚决地把红旗插在向着东方的山坡上！他俩用手刨开雪，挖开沙石，掏了一个深深的洞，终于把旗杆稳稳地插在山坡上。

红旗迎着雪风，呼啦啦展开了，像一片红霞，像一束火炬。王队长赤红充血的眼睛里，迸出热烈而执着的光采，望着他的指导员。

周文均听懂了队长无言的、用眼睛说的话。他掏出口哨，嘟嘟一吹，喊道：“共产党员到红旗下集合！”

此时此刻，查果拉山上，只有红旗，是唯一的标帜。他们绕着红旗，坐成一个圆圈。尽管每个人都强打精神，胸部仍像风箱，呼哧呼哧地扯着。

指导员站在红旗下，左手捂着剧烈起伏的胸部，目光环视一圈，动情地说：“同志们！瞧，这就是查果拉雪山，这就是祖国指定我们驻守的地方！这里没有营房，没有树木，连草也没有看到一根！我们有什么呢？我们有一杆红旗，两口铁

锅，三顶帐篷。凭着这三件宝贝，我们要在这自古无人居住的、号称生命禁区查果拉雪山上安家！当前，最紧迫的任务，就是在天黑以前，把三个帐篷搭起来！”

低垂着的头，昂起来了。困倦的眼睛，闪出了兴奋的光采。“拉着风箱”的胸膛，也尽量挺着，挺着。三十双目光，一齐射向王队长。

“补充几句。搭帐篷，帐篷钉要埋深，绳子要拴紧，再找几块石头压上。要不，半夜刮大风，把你的帐篷刮到天上去！”

党员们笑了。

“越困难，越顽强。越艰苦，越乐观。咱们还是唱个歌吧！”周文均挥动着手，领头唱道：“雪花飘，汗水淌，一、二！”

年轻的党员们扬起头，唱起来：“雪花飘，汗水淌，我们把荒山变了样……”

歌声中，躺在被包上的人，坐起来了，一个一个气喘吁吁地参加了这个大合唱。

也许，查果拉雪山千百年来，第一次听到人的歌声，周围的冰峰雪岭，也激动起来，轰轰地发出回响。纷飞的雪花，旋舞着，飘飘扬扬。那迎风舒展的红旗，映着雪山，舞着雪花，分外鲜艳夺目！

歌声，是雄壮的。舞姿，是动人的。没有乐队，那因严重缺氧而扯得呼呼响的“风箱”，算是手风琴伴奏。

搭帐篷，是西藏边防部队的传统绝招。从五十年代初期进军西藏、修筑康藏公路到平息叛乱，部队长期住在帐篷里。战士们称帐篷为“活动营房”，行军时背在背上，到宿营地就搭起来。“山坡架帐篷，睡在云雾中”已成了西藏部队的家常事。不到一个小时，三顶白帆布帐篷就像三朵特大的雪

莲花，开在查果拉山上。应该说，这是有史以来，查果拉山上出现的第一批“住房”。三个排各住一顶帐篷，队部指导员、队长和通讯员挤在一排帐篷；医生、卫生员住在二排；炊事班用雨衣架了个小帐篷。没有火房。炊事班长盘如福带着四个炊事员，在风化石结构的背风的山坡下挖了两个灶，就算是“炊事房重地”。

指导员和队长巡视三个排和炊事班的帐篷、排水沟等“设施”，回到一排帐篷。他俩还没坐下，就听盘如福在帐篷外焦急地喊道：“王队长，这山上咋个没得水哟！挑不到水，咋个煮饭、烧开水嘛？”

“在附近找一找，看有没有泉水。”周文均走出帐篷，望着茫茫的山坡，不禁暗自发愁。

“我们班五个人分头找了一个钟头，没找到一口井、一条河沟，一个泉眼！连一滴水也没见到！”盘如福放下扁担，指着空空的铁桶。

王成全队长从帐篷里出来了，眼睛亮了一下，轻声说：“这么高的山，地冻三尺，找水怕不容易。上山的时候，我发现离这里三里路左右的山沟里，堆着好多冰块！”

“好！去把冰背回来，烧化成水，不就能煮饭、烧开水了么！”周文均兴奋地挥着手。

王队长向指导员笑了笑，领着炊事班五个人下山背冰去了。

周文均皱起眉头，琢磨着：那一堆冰，够连队吃几天？背完了，又吃什么？喝什么？没有水，连队八十五口人，能在查果拉生存下来吗？

嗨，怪不得人们称这里为“生命禁区”！

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哪里会找不到水呢？可这雪山顶上就

找不到水。一般地方不成问题的问题，此地却成了关系到能否在边关安家立业、建设边防哨卡的大问题！找水！明天发动全队干部战士，漫山遍野找水！这是雪山安家的头条任务！

一个小时以后，王队长带着五个炊事员，背着冰，气喘吁吁地上山来了。望着他们头上的汗水，背上被冰浸湿后又结成冰冻的衣服，周文均的眼睛湿了。

战士们从帐篷里出来，七手八脚地帮着把这些“宝贝冰块”背到那“露天火房”的大铁锅里。此时，全队的水壶都干了，找不出一滴水。口干，肚子饿，只盼着能喝到水，吃上饭，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

从山下背上来的干牛粪，此刻成了唯一的燃料。牛粪火吐着紫红色的火焰，舔着大铁锅底。烧呀，烧呀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水没烧开，只是冰块化成水了。两个小时过去，水还没烧开！炊事员们大惊！

“天哪！半个小时就能烧开水，咋个烧了两小时，还没烧开？”盘如福惊叫着。

张志富医生搔了搔头，思索着：“说不定这高山上，气温低、气压低，烧开水就困难。”

“世上哪有烧不开的水？”周文均摇着头，“给我加牛粪，猛烧，看它开不开！”

牛粪火烧得更猛了。烧呀，烧呀，烧到三个小时，那锅水终于开了。

“好消息，水烧开了！各班提桶来打开水！”盘如福兴奋地喊着。

王成全走出帐篷，大声说：“各班先打三壶水润润嗓子，剩下的开水留来煮饭。要不，再烧三个钟头，半夜才能吃饭

哩！”

各班的副班长们，悄悄拿着三个军用水壶，小心翼翼地灌了三壶水，给战士们润嗓子去了。

通讯员小胡很机灵，他只打了一壶水，给队长、指导员各泡了一杯茶。稍停，小胡吃惊地喊着：“啥子开水哟！茶叶飘在上面，沉不下去了？”

张医生进帐篷，悄声说：“我用温度计测了一下，那水烧到六十度就开了！就是说，这查果拉山上的沸点，只有六十度！茶叶怕是泡不开了！饭能不能煮熟，也很难说……”

周文均和王成全互相看了看，谁也没说话。稍停，王成全出帐篷去了，急步向露天火房走去。

天色渐渐黑下来。火房里的大锅底，牛粪火呼呼地燃着。风卷着雪花，从东边扑来，火焰被吹到西边，只烧着半边锅底。

一个小时以后，开晚饭了。王成全的怀表，指着九点。盘如福急切地揭开锅，一股糊味直冲鼻子。王成全摁亮手电筒，仔细一看：天哪！这一大锅饭，半边焦糊，半边夹生！

盘如福跌坐在雪地上，呜呜地哭了。

“集合！开饭！”王队长吹着哨子，喊着。战士们兴冲冲地列队、按秩序盛饭，叽叽喳喳地谈着什么。一分钟过去战士们悄悄地放下碗筷，一个个皱起眉头。吃吧，不是焦糊，就是夹生；不吃吧，肚里饥肠咕咕叫……

王队长看了看战士们个为难的表情，捧起他那碗又糊又生的饭，大口大口地吃着，伸长着脖子直往下咽。没有菜，只有一小碟萝卜干。他夹起萝卜干，故作津津有味地嚼着，吞着。

周文均指导员望着队长“狼吞虎咽”的神情，又惊喜又

难过。他用食指摁了摁发酸的鼻尖，向战士们挥了挥手，指着队长说：“同志们！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！我知道，大家早已饿慌了。这糊饭、夹生饭，咱们也得吃下去！象王成全队长那样，克服困难把饭吃下去！行不行呵？”

“行！”战士们高声回答着。

半小时以后，战士们纷纷进帐篷去了。

周文均走到饭锅前一看，心情沉重了。经过一天行军，要是寻常日子，这一锅饭早已一扫而光。可是，如今还剩下大半锅饭呢！

怎么，吃饭也成了问题？看来，这号称“生命禁区”的查果拉，可真不简单呢！

熄灯哨吹过了。雪不停地下着，风吹得帐篷哗哗作响。疲劳而又没有吃好喝好的战士们，二三十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，翻腾着，怎么也睡不着。

“头疼！”有人轻声哼着。

“出不了气！”有人嘟噜着掀开被子，寒气袭来，又连忙把被子捂上。

周文均和王成全没有睡。这是到查果拉雪山建立哨卡的第一个夜晚。这个“生命禁区”还会使出什么花样来“折磨”人呢？他俩决定，除了战士站岗和排长带岗，他俩今夜轮流值班，以便及时处理各种情况。

王成全队长走出帐篷查哨去了。周文均一面脱着军衣，一面听着战士们的动静。那转辗反侧的声音，那急促的喘气声，那低低的叹气声，令他十分不安，要是在山下，在日喀则，战士们倒下床就呼呼睡着了，哪里会这样翻腾呢？

帐篷门轻轻一晃，张医生悄悄进来了。他走到指导员身边，轻声问道：“这里严重缺氧，三个帐篷里的人都翻来覆去

睡不着。我看，一人发两颗安眠药吧？”

“管用吗？”周文均问。

“一般的人，服两片眠尔通，可以睡三、四个小时的。”

“发吧！能睡三、四个小时总比通宵睡不着好。”

张医生给了周文均两片眠尔通，然后，逐个地摸到战士身边，给他们发药。一阵悉悉率率的声音之后，医生钻出帐篷去了。不久，帐篷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酣声。周文均心中暗喜，这眠尔通还真灵呢！不知什么时候，他也昏昏入睡。

半夜，周文均醒来了，浑身冷得索索直抖！他伸手摸了摸被子，摸到厚厚的一层积雪！呵！帐篷门吹开了，雪花直往里灌！他抖抖索索地披上皮大衣，摸出帐篷，把帐篷门拴好，再压上两块石头，转身向哨岗走去。

山坡上的三号哨岗，是查果拉山的制高点。周文均艰难地趟着雪，向上走，向上走。快到哨岗了，只见哨位上立着两堆雪！

周文均扭亮电筒，轻轻一晃。原来那两堆雪是哨兵庞方伦和队长王成全。

“休息去吧！”周文均伸手拍去队长军帽上的雪，轻轻地推了推他。

王成全点点头，下山去了。

透过雪的反光，周文均发现，庞方伦像一个雪人，立在岗哨上。脸冻得又红又紫，一双大眼睛却炯炯有神，望着对面白雪茫茫的山口。

“指导员，那山口下面，住着外国军队吗”

“是的。一个加强连。”

庞方伦的眼睛睁得更大了。

“一九零四年，外国军队有一支骑兵，就是从那个山口

冲进来的！”周文均附在他的战士身边，指点着那白雪皑皑的山口说，“据说，那条路比较宽，骑兵可以冲进来呢！”

庞方伦挺了挺腰，紧紧地握着枪。“指导员，你放心吧！我的眼睛亮得很。不要说骑兵，就是野兔子，也逃不过我的枪口。”

周文均笑了，他轻轻为他抹去眉睫上的冰雪，再把皮大衣领子给他翻起来，挡着风。然后，转身向山下走去。

露天火房里，有人燃起了牛粪火。那浅蓝色的火焰，在风中抖闪着。周文均快步走去仔细一看，队长王成全、通讯员胡同德、战士张颜州和医生张志富都围在灶火边，咝咝哈哈地喘着，搓着手。

“又冷，又出不来气，心里憋得难受，实在睡不着呵！”王成全苦笑着，指指自己的心，又指指医生和两个战士。

“哎哟！我的鞋！”二排帐篷里有人惊叫着。

周文均和王成全急忙钻进二排帐篷，扭亮手电筒一瞧，嗨！原来战士张明全的毛皮鞋鞋底冻在雪地里，怎么也扯不起来！

王成全取下一柄刺刀，咔咔地砍着鞋底的冰，好不容易才把鞋子“拔”了出来！

张明全穿上毛皮鞋，急急上山换岗去了。

周文均和王成全回到“火房”，围在牛粪火四周的人，增加了十来个。他们紧紧地挨着、搂着、借着微弱的牛粪火光和彼此的体温，共同熬着这雪山严寒之夜。

王成全撮了一堆牛粪，把火烧得红旺旺的，人们还是冷得索索直抖。向火这面虽然有点暖意，背上的风雪却令人寒透骨髓。

周文均眨着眼睛，抖起精神说：“咱们来搞点文娱活动